

首獎

作品：白雪公主和七矮人 得獎者：呂政達

呂政達，一九六二年生，輔仁大學心理系博士生，曾長期擔任報社記者、主筆等職務，主要寫作散文，也在《自由時報》家庭親子版撰寫親子教育專欄。曾獲林榮三文學獎、宗教文學獎、花蓮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等，著有《我在打造他的未來》等書。

得獎感言：

想趁這次得獎感言，感謝我在輔大心理系博士班的丁興祥和宋文里老師，這個研究所以講生命故事為研究取向，我從去年躬逢其盛進來就讀，從這兩位老師身上學得不少招數。在這篇作品裡，將人的生命故事比喻成「輸血」和「蒐集血袋」是在上丁老師的方法論課上得到的靈感；我第一次聽到約翰·凱吉用星星譜寫音樂，則出自宋文里老師的口口。每個寫作者每次從一張白紙出發，開始奧德賽式的探險，寫作的靈感和脈絡當然來自廣泛的閱讀和借用；最後，再次向我已離去的外祖母，做最後一次的致意。



白雪公主和七矮人

九十歲以後，她可以自由飄浮，穿越他人的疾病。

她首先來到隔壁的病床，閱讀牆壁的診斷書：「八十歲，肺部衰竭。」那老人只剩空洞眼神，張嘴，從凋萎的肺壁長出呼吸。緩緩，她伸出滿布皺紋的手，撫摩病者，沒有任何回應，她的歎氣隨即化為飄浮的碎片。

飄浮到更遠的病床，診斷表僅僅註寫：「Age」。仍有呼吸，已長久未再張開眼睛，探看來者用意。看護婦說：「阿公身體不錯啊，餵他吃東西，會張開嘴巴。」轉為小聲，像拉長尾音的附註，怕你還不清楚：「他只是老了，累了。」

她的飄浮，註定留下一張空的病床，卡片註寫一組號碼，代表她，另一組號碼代表用餐和吃藥的時間，證明她的存在。輪到我來探病，最先就發現一張空床，趕緊放下水果籃，重重吸一口氣，出發尋找這道飄浮的身影。穿過彌漫酒精味的病房，吸塵器總開著的走廊，處處是提倡健康的海報，如小聲訕笑。

那次，我遠遠看見她整座銀白而整齊梳攏的頭髮，坐在一個陌生的病床旁，也有一組號碼，代表一個人。我湊近輕喚：「阿嬤。」她點頭示意，繼續聽女病人講話，看來有七十多歲，一個疾病正

在熱烈講述身世：「妳要跟我媳婦講，我沒有怨她。」轉而低語，外祖母湊過耳朵，輕輕點頭，撫病人的手，像兩瓣多皺紋的礁岩疊在一起。這種時候，我只覺得是在鄭重交代後事，心裡喚起感傷，我想，也許我該退出病房，而外祖母已站起身，又輕聲說了幾句話，隨我出病房。

「阿嬤，」我輕輕試探，「想不到在這裡會遇見老朋友？」

「不認識，」外祖母行進仍像飄浮，九十歲的特權，「剛剛才遇到的。」

確實，人們生病後會有說故事的欲望，那是疾病透過聲帶在說話，如話語的輸血，他們於是成了蒐集故事的血庫，緩緩由這座身體輸往另一座，疾病在體內滋長或熄滅，血袋豐收，繼續滴落。那次探視外祖母後，我很快又變成了一座血庫，是看我自己的病，慢性病，每隔三個月來一次，我在醫院餐廳等候診號，點杯咖啡和布朗尼蛋糕，一位婦人突然現身：「你有糖分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我囁嚅問道。從我的臉色，已可看出我為血糖問題而來？

婦人乾脆在我對座坐下來，「上次檢查，我只吃一小塊蛋糕，血糖就飆得……」她開始講自己發病的經過，換了幾家醫院、幾個醫生後都不肯離開的病，要跟她登記在同一個住址內。我始終沒有準備好，將自己的血袋掏空，接納一個陌生人的故事，然而，她的話語像抓起我的臂膀，插入針頭，即要強迫輸血，她甜度極高的血溶進我的血，膩膩的味道充滿口腔。原先，我只想悄悄來看這場病，不要驚擾體內的病，讓它像貓一般安睡，「我……」我說，不自覺做出噓聲的手勢，「我沒有糖分的問題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她的眼神失望地瞥看我的蛋糕，緩緩走過醫院轉角，我清楚記得身影隱失後氣窗外的花盆。想起前次醫師發現我的血糖值沒有降下來，搖頭歎氣的模樣，醫師說：「唉唉，我再給你加一顆藥，長效型的，一天吃五顆藥。」那時，我也曾這般強烈地想從醫師的注視間逃開，細小的糖粒在血管內奔跑，流過心臟，一路歡樂地奔向頸動脈，如乘坐雲霄飛車，吃五顆降血糖藥的副作用，確實像，暈眩而又從那裡湧出無可名狀的快感。快輪到我的診號時，我站起身，想一想，決定將布朗尼蛋糕丟進最近的回收桶，默禱三遍，當做我發誓與血糖戰鬥的儀典。

我仍常想起外祖母的那張空床，只有卡片註寫一組號碼，一張病人不在的空床，首先聯想起：「病人到哪裡去了呢？」喜悅與不祥的兆頭在此咬嚼，答案懸擱：她出院了還是送到……眼睛瞄向走廊後方，另有道出口。床是空的，卻占滿我對醫療和疾病的想像。

也常想起那次童年好友跌斷腿，我拖延數月才前去探望，手捧花束，同樣看見一張空病床，一組號碼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探病，心內緊張，如弓搭在提琴上的奏鳴曲懸宕等待轉折，指著床間來換床單的護士：「他……他呢？」護士頭也不抬，料想早習慣同樣的問題：「出院了，不然還有什麼？」

還有什麼？我自己漫長的慢性病，如走進午後的長廊卻怎樣也走不出去，波斯貓腳步輕緩，血糖繼續竄流和循環，我開始擁有一組號碼，註寫在愈積愈厚的病歷上，定期出現，等候診號，等醫生看完驗血報告，問完問題，默默地在紙面書寫英文字。從病患坐的位置看像是音符，是醫生把我體內的歌謠寫在病歷表上。我問：「醫師，那真的是音符嗎？」「嗯。」醫生說：「這是藥的名字，我想再

給你加一粒，一天吃六顆藥。」還有什麼？我仍相信我的號碼、病名和藥名可以演奏，像約翰·凱吉將星星的順序位置譜曲，交由西塔琴演奏。我的病演奏起來會像什麼感覺，多病的舒曼或激昂的貝多芬，對位賦格或隨興的爵士樂，鼓點陣陣，隨後層層疊高，成李斯特的前奏曲？

李斯特會說，還有什麼，人生就是一首等待診號燈亮起的前奏曲。我希望能夠學會飄浮，然後只留下一張空床和一組號碼，註寫在空白的病歷本，讓所有探望的人撲個空。

「阿嬤，怎樣才能學會飄浮？」陪外祖母看檢驗報告那次，我忍不住問這個問題。「什麼？」外祖母從沒有聽清楚我的問題，我想那也是九十歲的特權。她的髮從太陽穴向後梳攏，綴上髮夾，再在腦後稍挽髻。我不記得她曾更換過髮型，但白，如白雪覆蓋整座山頭，搭配淡紫印花布旗袍，外加乳黃無袖襟裝。在外祖母家廳堂的黑白相框，仍舊滿頭黑髮的外祖母也穿一式一樣的衣服，面露幸福笑容，與年輕的外祖父一起看向鏡頭。外祖父的手搭著她的肩膀，我總以為那時她想轉過頭去。

等候診號，她陸續轉過頭，向認識的人打招呼，問一下近況，穿越別人的疾病。一名婦人向身旁同伴介紹：「阿嬤九十歲了。」啊，從後排座位發出這樣的驚歎音：「WU—SO」，長長落下。

外祖母回過頭，望向那聲音，另一座白雪覆蓋的山頭，「妳不能用WU—SO，這是懷疑的語氣，很不禮貌。」我坐在後頭，忍住笑意，覺得像兩個老人返回少女，正在爭辯一件腮紅的顏色。說話的人於是伸出多皺紋的手，來拍外祖母肩膀。外祖母不吭聲，挺直背，白雪的山頭向診間移動。心頭攔著氣，她的行走仍像飄浮，那是九十歲的特權。



往後歲月，我繼續練習飄浮，向天空的方向躍去，來自外祖母的啟示，像她變過最神奇的魔術，外祖母飄浮在我的夢境，雪白的頭轉過來問：「那邊風景比較漂亮，你要一起來嗎？」像個祕密間諜坐在候診室角落，我聆聽他人體內的疾病，猜想他人也在偷窺我的，想竊走我的血，我體內磷光般發亮的糖分。

曾經有過的時代，湯瑪斯·曼的《魔山》裡，病患彼此刺探，肺結核病人把X光片放在口袋，癌症病人藏起自己的報告書，鎖進保險庫，然後忘記密碼，以為疾病會自動撤防。我不知道湯瑪斯·曼如何看待血糖，他早晨起床，不吃德意志的杏仁餅？

「妳有糖分嗎？」一次回診，我禁不住問守在一塊黑森林蛋糕前的女子，想告訴她關於我的故事。女子猶豫看我，果決拈起蛋糕，塞進嘴巴，露出禪宗的拈花微笑，教外別傳，我們無言相視。

卻從南方傳來外祖母病重的消息。清晨，送進小醫院，醫生診斷為心臟病。長期照護外祖母的舅舅打電話和媽媽商量，如果再惡化，要插管或放棄急救？我和媽媽趕回探望，建議換家大醫院。舅舅眼神黯淡，說他到王爺廟擲筊，得到的神意是外祖母年事已高，不能再移床。他們開始打掃舊厝廳堂，買該備的衣襪，準備辦後事。

拖過一個月，還是換了家醫院。這次，醫生診斷為膽囊破裂，併發蜂窩性組織炎，那時膽汁已溢滿腹腔，決定儘速開刀。

開刀那天，外祖母變成一尾魚，在白床被上拓著一個極深的輪廓，她沒有來得及逃離。我想起相

框裡她仍滿頭黑髮，幸福微笑，但白，這場突如其來的疾病後，白從她的髮根出發，一路跋涉到毫無血色的手掌，駐紮，當做這裡是未開發的寒帶。在手術房外，媽媽握住她的手，舅舅小聲啜泣，口袋放妥王爺廟的籤詩。外祖母卻反過來安慰我們：「你們不要怕，我要跟它拚了。」拚了。再動過兩次小手術，轉回普通病房，她持續夜間發燒，白天回穩。舅舅又到王爺廟求得一籤，卻不再透露訊息。然後迎接外祖母出院回家，身體暫時的凱旋。

從此，我到醫院，走過通往診間的長廊，總會產生凱旋的錯覺。吸塵器轟隆作響，某處有心電圖忙碌跳躍，剛驗過血的人捺棉球迎面走來，相會時聽見耳語：「一點都不會痛，請相信我。」我說：「你們放心，我會閉起眼睛，請大家加油。」

抽血一點也不痛，沾酒精的棉球擦拭皮膚，所有毛細孔舒張開，準備迎接刺入的針頭。

無數血球爭擠過針孔，突然現出一片光亮，「去吧。」我心裡默默祝念，與它們永久告別，堅定這場漫長的血糖戰役。

首日，發誓不碰澱粉與糖，直待飢餓發昏，視線泛白，才吃一小塊巧克力，一次一小口，像沙漠裡步兵連的補給水。六顆藥進入胃囊，暈眩、嘔吐的副作用同時發作，如叛軍滲透大後方作亂。「跟它拚了。」我練習外祖母的語調和神情，想像九十歲的勇氣從何而來，她的身體難道多了我所不知道的器官？一點都不痛，我跟抽血站的護士說：「謝謝妳。」血大量湧出，將我當成一口油井。

驗血報告出來那天，進入診間，發覺醫生仍然搖頭，透過鏡片注視我，我仍想從他的注視逃開：



「血糖沒有控制好，血壓也不穩定，我很擔心你。」這是我宣戰多日後的戰果，醫生重重歎口氣，說：「再給你加一顆藥，七顆藥。」他低下頭在我的號碼邊寫長長的英文字，繼而抬頭：「就這樣，七矮人天天陪伴你了。」

驚歎，我能得到的回應是：「wu—so」，尾音拉長，落下。

「什麼？」醫生並沒有聽清楚，我決定不再說一遍。這是我的特權，做為一組病歷號碼，我的存在，我的對位，我的前奏曲。

如果前奏曲引導，迪士尼的歡樂曲風，加上一點罐頭掌聲，請歡迎我和外祖母出場，在各自的疾病後台，身體暫時得到勝利。喔，相對於疾病和死亡，沒有「永遠」這回事，像年輕醫師總看著我說：「藥效最多只有十二小時。」但是，「沒有關係的」，我的外祖母說。當我們穿越一座開滿丁香花的花園，她坐在輪椅上，身體仍感虛弱，已經忘記飄浮，我推著她移動。

只要挺直背，頭髮梳整齊，什麼都沒有關係，什麼苦都能夠承受。外祖母說：「那邊風景比較漂亮，你要一起來嗎？」嘿，我很想說，是我在推著妳的輪椅吧。望向她滿髮白雪，生命盡頭仍難以折損她的尊嚴，我低下頭，謙卑行禮，是，我的公主，我永遠的公主。

外祖母眯起眼，很滿意我的回答。她垂下雙手，睡去，終於不再逃離。

評審意見

對照

◎ 季季

作者善以象徵營造意象；文字簡潔，層次清晰，敘述焦點集中，亦是本文成功之處。

初看題目與首句，你可能以為這是一篇童話。不久你就會發現，作者安排的象徵意象是一種反諷：「白雪公主」指滿頭銀髮的「九十歲外婆」，正在南部老家住院；「七矮人」則指患有糖尿病的「我」所服用的降血糖藥物增為七顆，門診醫生幽默的對病人說：「就這樣，七矮人天天陪伴你了。」

於是你漸漸走入作者所構築的，關於醫療與病痛，壯年與衰老，生存與死亡的層層對照，從中感受外婆進手術房之前「跟它拚了」的堅強宣誓，對不能抵抗甜食誘惑的「我」終於有了啟發；「發誓不碰澱粉與糖」。

與「跟它拚了」的強烈對照，是全文反覆出現的「自由飄浮」。通過作者層次分明的敘述，你於是知道外婆的漂浮其實是一種自信，自在，以及對生命的包容。